



# 梁鸿重返家乡

## “以‘梁庄’为样本，形成村庄志”

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。疫情肆虐，促人警醒，珍惜生命之珍贵。作家梁鸿也不例外，“突然间觉得，能活着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。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丝表情，每一个微笑，每一个悲痛，都让人感到特别珍贵。”在人大教书的梁鸿，平均每年要从北京回家两到三次，一开始是父亲陪着她在河南邓州市穰东镇梁庄村走访各家。父亲过世后，轮到姐姐们和闺蜜陪着她。疫情不那么紧张时，梁鸿又一次回梁庄。



梁鸿

### 重新审视故土的冲动

走到梁庄村庄路口的红伟家，看到曾经在《中国在梁庄》里写过的五奶奶，又在那儿跟大家一块说笑，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。有的在打牌，有的在喝茶，有的还在田里干活儿，“我觉得太珍惜了，我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热爱。这种热爱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对一个个人的表情，一个个人的面容的热爱。”

此情此景，让梁鸿有了再写梁庄的冲动。2010年和2013年，《中国在梁庄》《出梁庄记》相继出版，前者以梁庄和生活其中的人为切入点，勾勒出中国乡村的内部结构；后者则将目光投向离开了梁庄的人，讲述了背井离乡、散布全国的梁庄打工者的故事。一个中国平凡村庄里的人与事，那些流落在外的梁庄人，他们早已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温柔与哀痛，让很多读者共鸣，唤起自己对家乡的记忆。“梁庄”也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圈的一个标识性的存在。

10年后，梁鸿再次运用“非虚构”的文学方式，接续前两部的主题，重新审视故土。也将当下的梁庄，重新带回读者的视野。2021年1月，《梁庄十年》由理想国策划出版。10年时间，梁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梁庄人也各自迎来不同的命运。本次返乡，梁鸿再一次走访那些当初离开家乡的打工者：当初怀揣一百万现金、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，在北京漂流许久之返回故乡的梁安，唯一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，吴镇的第一个千万富翁翁中……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，一些人誓死不归，一些人则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变故。在这本新书中，我们跟着梁鸿的眼光，可以看见，10年之间，梁庄的村民们有哪些变化，流经梁庄的湍河，又出现了哪些新样貌。

### 梁庄的女儿都去哪了

在写《梁庄十年》时，梁鸿突然意识到，此前自己笔下的梁庄人，如果是男人们，这些男人就有名有姓。无论走多远，过年总会回到村庄里。但村庄中的女性，过年要跟随丈夫去到婆家的村庄，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惯性。她写梁庄的哪一个媳妇，写哪一个奶奶，自己“从来没有想过她们叫什么名字，就好像她们作为少女时的那个女孩子从来不存在一样。她到了梁庄，就变成了‘某某家的’，就变成了几婶，就变成了几嫂，类似这样的一种存在，其实也在无形中把女性的某一部分主体抹掉了。这是我突然意识到的。”这也给梁鸿一个非常大的起念：找一找梁庄那些失去的女孩子。梁庄丢失的女儿，她们都去哪儿去了？

在《梁庄十年》第二章，梁鸿集中书写了“梁庄女孩”们的故事。被抱养的女孩燕子，长大后变成了让“整个世界都熠熠生辉”的少女，可被村里男青年们的疯狂追求吓坏了，以至于耽误了学业；同样美得耀眼的春静，一次恋爱没谈过，当年却被指责“风流”，背负着骂名……在梁鸿北京的家中，燕子、春静、小玉，四位“梁庄女孩”的相聚，是全书最值得关注的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她们在梁鸿的书房里聊天、席地而眠，彼此袒露心迹，诚实叙说伤痕。

“女孩子们就是一个‘芝麻粒儿那么大的命’，撒哪儿是哪儿，地肥沃了，还行；地不行了，那你就完了。”在梁庄，生而为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人们却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：她们刚一出生就面临受歧视的环境；稍长大之后，又在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进入青春期；在婚后成为某某的母亲、某某的妻子，最终失去自己的姓名。此次返乡，梁鸿还特别寻回了村庄中“消失的女人”，久别重逢，畅谈她们从小到大面临的种种不为人知的困境：家暴、偏见、歧视、流言蜚语……“我想把她们聚拢在这本书中，让她们重新在梁庄的土地上生活，尽情欢笑、尽情玩耍。”梁鸿说。

“

2010年和2013年，《中国在梁庄》《出梁庄记》相继出版，10年后，梁鸿再次运用“非虚构”的文学方式，接续前两部的主题，重新审视故土。

”

梁庄十年

梁鸿

我想以“梁庄”为样本，做持续的观察，十年，二十年，三十年，直到我个人去世，这样几十年下来，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“村庄志”，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。

《梁庄十年》

### 十年返乡在场的观察

有好几年，与春节拜年短信轰炸相伴的，是各种学者或者博士“返乡文”的轮番刷屏。与这些乡村调查作品不同，梁鸿对梁庄的书写，虽然也有她作为知识分子、作家的外部观察视角，但更多的是，看到梁鸿作为一个梁庄人，与当下依然在梁庄生活的亲邻们真实的内部互动。也就是说，梁鸿虽然也是观察者、思考者，但她更是参与者、在场者。她是后辈口中的“梁姑”“清姐”，是长辈在路上认出来的“光正家的闺女小清”。她将自己隐没在梁庄儿女众生相中。看到瑞雪刚走春风又至的梁庄，看到生老病死看到“湍水有鱼”，十年梁庄的人事变迁、现实与人心的风景，尽收眼底。“我觉得我真的成为了历史中的一分子，消融在梁庄，和梁庄人一起，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，看历史洪流滔滔而来，共同体浪花击打的感觉。”梁鸿说。

梁鸿是在写梁庄，但又不仅仅在写梁庄。梁鸿的目光所及、关切所在，是在时代浪潮正经历变动之中的中国村庄。这些村庄或改造，或衰败，或消失，而更重要的是，随着村庄的改变，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。“我想以‘梁庄’为样本，做持续的观察，十年，二十年，三十年，直到我个人去世，这样几十年下来，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‘村庄志’，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。”想到此，梁鸿有点激动，“2030年，2040年，再写梁庄，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，我自己，梁庄，梁庄里的那些人，五奶奶、姐姐、霞子、龙叔、阳阳，很多人，他们会是什么样子，我充满好奇和期待，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。”

对话

### 梁庄是一个生命体 它一直在变化、在生长

封面新闻：比起此前的《出梁庄记》《中国在梁庄》，《梁庄十年》显得更有感性的文学气息，朴素的情感韵味更浓。很多片段，其实可以当作小说来读，情节显得比较戏剧化。在非虚构作品的写作中，加入了小说的写法技艺，让非虚构写作，也带上了虚构文学的表达魅力。我能看到你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内所进行的开拓性努力。

梁鸿：的确如此。其实，非虚构写作到底是什么，我个人的理解是，在表达事实层面时，可以在表达方式上，进行适当的表达方式创新。描述一个事物，角度可以是多样的。在可见的和不可见之间，把握好一个平衡。非虚构的边界和更多可能性，我一直在思考。这一次，我也想试试，通过《梁庄十年》这个作品来实践一下。我觉得，作为一名专业写作者，如何把故事讲得更有魅力，在文体上进行一些实验和探索，都是分内的事情。非虚构写作是文学，是作品，而文学就是要在表达上做到更有魅力。

封面新闻：梁庄成了你写作的一大源头。你对梁庄的写作，是“进行时”。一直关注着梁庄的当下。所以你也应该不会担心，把梁庄写穷尽了。

梁鸿：对。其实我们很难穷尽一个事物。更何况梁庄是一个生命体、有机体，一直在变化，在生长。包括我自己，随着年龄，认知的变化，我对梁庄的观察和思考也不同。

封面新闻：你说自己对梁庄的爱，“兜不住，要溢出来”。这种溢出的爱，表达出来，表达好，就是文学，就是作品。这种爱，能一直鲜活，应该也是跟梁庄一直给你带来精神营养有关？

梁鸿：是的。我和梁庄的关系，现在已变成像一个孩子和自己家庭的那种非常紧密的关系。这种爱，有着丰富、复杂的内容，爱，欢喜，关心，深深依恋，但同时也忧心忡忡。这些共同组成了深刻的爱。

封面新闻：从你的描写，采访你的纪录片中，都能看到你的家乡梁庄，总体来说，还是生机勃勃的。2020年夏天，我看到你也回家住了一段时间。会不会感到在城市里感觉不到的舒适？

梁鸿：是的。总体来说，乡村生活比起城市来说更具弹性。比如这次的疫情十分影响城市的生活，但对像梁庄这样的村庄的内部发展反而没有过大的影响：农民干的活儿大部分都是零工，工厂不开工，就在家；开工了，就回去工作，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感觉；但在城市里，工作的停滞、房贷的持续……这些都会令人在疫情中变得艰难。而且，在乡下，能感受到开阔感，是很大的治愈的力量。

封面新闻：近些年，农村空心化让不少人感伤。很多村里面没什么年轻人了，都出去打工了。你是怎样的感受和思考？

梁鸿：每次回到梁庄，看到很多年龄比较大的老人、中年人，或者很小的孩子，让人觉得这个村庄有某些缺陷。但我会注意，不让自己陷入悲伤的情绪，并且努力看得宽阔一些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昊南